

走进母亲的岁月

浚嵘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黄文龙
封面设计:米茄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进母亲的岁月 / 浚嵘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4.3

ISBN 7-5614-2786-7

I. 走... II. 浚...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2922 号

书 名 走进母亲的岁月

作者 浚 嵘 著
出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印刷 成都宏明印刷厂
发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开本 880 mm×1 230 mm 1/32
印张 8
字数 130 千字
版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3 000 册
定价 19.6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话:85408408/85401670/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www.scupress.com.cn

作者简介

浚嵘，本名：杨浚荣，男，一九五六年冬月初六生。先后下乡当农民六个年头，当教书匠六个年头，当县级机关干部六个年头，现在市级机关工作。先后身份：学生、农民、教师、干部、公务员。热爱工作，偶有豆腐块文字见诸报刊。

自序

浚 嶸

我的母亲，秉性温良，克尽妇道，助父兴家，懿德昭著。她一生勤劳，育八子二女，皆长大成人。

我在家中排行老么，母亲生我时，已是 48 岁的人了。俗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么儿”，更何况母亲四十又八时还得了一个么儿子！因此，父母视我为心肝宝贝，疼爱有加，称我为“杨八郎”。记得我五岁时，还经常跪在地上，撩起母亲的满襟衣服吮奶吃。吃奶的记忆在我脑海里印象最深。对吃，我刻骨铭心，

多篇文章中都写到吃，写到《我还要吃》时，竟潸然泪下。我们国家的宏伟目标：越温饱，奔小康，求富裕。说白了，都是在为天下百姓吃好穿好生活好而奋斗。母亲为之奋斗的是她的小家——十个儿女的吃穿、生活。母亲的愿望实现了，十个儿女都已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县“人物志”上写父亲有这样一句话：“杨先生有八男二女，均在各个岗位为祖国四化建设积极出力。”（1987年撰）家庭细胞健康了，祖国这个伟大的母亲才会更加康泰和兴旺发达。

母亲享年83岁，回忆往事也就只是母亲的后30年。我与母亲共同生活了22年，加之五岁前的记忆淡忘，22岁后，又远离母亲到他乡读书、工作，实际上我回忆的多是与母亲在一起的后17年的生活经历。在这17年，我被母亲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深深地感动着：母亲就像一本天书，很多东西都顺应了自然；母亲就像

一本无字书，丰富的内涵任人诠释；母亲就像一本教科书，教会的是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每写一篇思念母亲的短文，都是对我灵魂的一次净化、一次陶冶、一次升华。我伏案苦苦追溯过去的往事，远离了现代生活，也远离了尘嚣浮躁，我决心实实在在地做一点应该做的事情。因此，我总是在用心地读、写母亲，尽管笔力不够，尽管母亲的前 53 年没有触及，但母亲的后 30 年，尤其是与母亲在一起生活的 22 年，已使我一生受益，总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和动力。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明年，我也 48 岁了，正是母亲生我的年龄，也是母亲去世 12 年，三个“本命年”的巧合使我无限感叹。千思万想，如何才能报答母亲呢？母亲去世时，我未能为母亲送终，已留下了终身遗憾，我不能再错过报答母亲的机会。于是我熬更守夜，

利用节假日、星期天，匆匆写了整整 50 篇怀念母亲的文章，并把前几年怀念母亲的几篇短文汇在一起，形成了这本集子，谨以此表达一个儿子对母亲的无尽思念。

如果母亲有来生，衷心祝福母亲 12 岁生日快乐！

目 录

序	()
---------	-----

岁月沧桑

那双红红的眼睛	()
停摆的“吊钟”	()
三寸金莲	()
白发与青丝帕	()
会长冬菌的大柳树	()
下放的日子	()
土医生	()

1

胸怀若谷

我送母亲下重庆	()
黄婆婆引起的风波	()
小酒馆	()
麦子黄了	()

喜迎燕子归 ()

一把旧蒲扇 ()

那年地震 ()

八十大寿 ()

“清闲”的晚年 ()

勤劳聪慧

触摸那双手 ()

母亲的片簋子 ()

母亲的洗衣板 ()

跟着母亲捡包谷 ()

沉重的石磨 ()

想起母亲做锅魁 ()

母亲为我打草鞋 ()

缝缝补补又三年 ()

猪儿肥了 ()

屋 漏 ()

情深似海

玫瑰飘香 ()

蚊茵香正浓 ()

香喷喷的炒面 ()

渡口之恋 ()

在桃子成熟的日子里 ()

常回家看看 ()

母亲与老屋 ()

乐在其中

红萝卜，蜜蜜甜 ()

母亲的擀面杖 ()

爆米花 ()

养 鸡 ()

流泪的笑脸 ()

情有独钟

我还要吃 ()

一个老汉九十九 ()

捕 蝉 ()

我要读书 ()

骨折之后 ()

儿大当婚 ()

挣 钱 ()

思念无尽

永别母亲的那一天 ()

留双布鞋祭母亲 ()

山棉花 ()

酸 菜 ()

苍天有泪 ()

后 记 ()

岁月沧桑

那双红红的眼睛

某夜，我做了一个梦，这梦太奇妙了。大街上，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向我走来，天真烂漫，漂亮精灵，特别是那双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圆圆的瞳孔，乌黑明亮，晶莹剔透，好看极了。这面容好熟悉，好亲切，又似曾相识，可怎么也回忆不起来。我努力地回忆着，小女孩的笑容极像母亲的微笑，使我油然而生一种亲情，口中喃喃道：“妈妈——”那小女孩看了我一眼，转身就活蹦乱跳地跑开了。我边喊边追，我跑得快，她跑得更快，怎么也追不上，追到了一条小河边，

突然，小女孩不见了。我站在桥头惊叫起来：“妈妈——！妈妈——！”叫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梦醒了，我再也没能入睡，母亲的眼睛浮现在我的眼前。

母亲的眼睛一点也不漂亮，常人一看还会害怕。小时候，我记不清有多少次哭着跑回家告诉母亲，小伙伴们说她是“红眼睛”、“烂眼睛”，母亲听后只是有泪无语。后来，我渐渐地长大了，也懂事了，母亲的眼睛在我心里也渐渐变得明亮起来，美丽起来。这是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很红很红；这是一双疲劳的眼睛，眼袋很大很下垂；这是一双浑浊蒙 的眼睛，眼里布满了白雾；这是一双常年流泪不止的眼睛，为儿女劳累成疾……

多少个年年月月、岁岁日日的夜晚，母亲坐在一粒豆光下，总有做不完的针线活，常常一坐就是一整夜。好多好多个夜晚，鸡叫鸣了，她老人家仍不停地做着针线活，就像那盏不熄的油灯，从黑夜一直熬到天明。

父母生育了我们十个儿女，父亲去世早，哺育我们的重担全落在了母亲一人的身上。那年月，母亲活得太累太累了，生活的担子太重太重了，至今我仍无法想象那些日子母亲是咋熬过来的，母亲是怎么挺住的？当时，十个儿女有的读大学，有的读中学、中专、小学，吃、穿、用等好多事情都全靠母亲操劳。母亲白天要做

小生意以维持入不敷出的生计，针线活就只好放在晚上做。母亲每年都要给每个儿女至少做一单一棉两双鞋，还要给我这个老么多做两双。千层底、万针线，一夜复一夜，一年做到头。最难做的是纳鞋底，用糨糊粘贴笋壳、破布头，一层一层重叠到一小指头厚，再用太阳光曝晒，用石板压，使鞋底变得十分坚硬结实，然后再一针一线地纳。纳鞋底时，母亲的右手中指和无名指上还要套一个顶针，没有这顶针，针线是难以穿过鞋底的。一只鞋底，母亲一般要做三个晚上才能纳完。

那时，母亲做针线活用的油灯，主要是桐油灯，为了省油，一般只用一两根灯草。后来可凭票证供应煤油了，母亲又用小墨水瓶制作了一盏煤油灯。这样，母亲就有了两盏油灯：一盏桐油灯，一盏煤油灯。油灯一粒豆光，红黄红黄的，昏暗不明，火苗随风乱飘。母亲视力不好，离火苗总是很近很近，额前的头发早已被火苗舔焦烧光了。就是在这样的灯光下，母亲至少做了40多年的针线活；就是在这样的灯光下，母亲的眼睛积劳成疾。

记忆最深的是冬夜。母亲坐在床的一头纳鞋底，我睡在床的另一头，经常是麻线穿过鞋底的沙沙声把我带入梦乡，又经常被母亲“哎哟”的一声把我从酣睡中惊醒。每当听见母亲“哎哟”的疼叫声，我就不禁打一个

寒颤，感到一阵痉挛。那一定又是顶针打滑，针头扎在了母亲的手指上。每当这时，我就睡意蒙 地说：“妈，又把手扎出血了吧，快睡觉嘛。”有时，我会起来看看母亲的手，出血了，就用布条把母亲的指头缠得紧紧的；有时，又像是在梦中呼唤，梦中为母亲包伤口。

母亲的眼睛乍一看没有眼睫毛，因为她的眼睫毛往眼里长。我不得而知这是先天的不足，还是后天的病疾。每当眼睫毛长出一点点时，就刺得母亲眼睛难受极了，泪水直流。这时，就得用镊子把一个个白丁拔掉，记得每隔两三天就要拔一次。母亲的眼里还布满了白雾，后来才知道患的是白内障。后来姐姐们有参加工作的了，就把母亲接到县城，去县医院做过两次眼睛手术。母亲手术后回到老家，照常要做针线活，眼睑上的白丁照样生，眼内的白雾照样长，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母亲去世。

这就是我母亲的眼睛。

我又一次想起了那个奇妙的梦，梦中小女孩的年龄正巧与母亲离世的岁月相同，难道有一双美丽眼睛的小女孩就是母亲的来生吗？果真如此，那该多好啊！

1998 年 9 月

停摆的“吊钟”

我努力地追忆着逝去的岁月，努力地追寻着最早、最初，第一次对母亲牙齿的记忆。想啊，想啊，但怎么也想不起母亲是不是曾有过一口洁白、整齐而美丽的牙齿。最清晰的记忆是，母亲只有一颗牙齿，而且是上牙中的门牙，不白也不黑，仿佛有点黄，不稳也不掉，活摇活甩的，像吊钟的钟摆挂在口腔的“门”边上。再后来的记忆是，“钟摆”也不在了，两圈粉红色的牙床像残垣断壁的土墙，日晒雨淋之后，光秃秃地、不规则地裸露在口腔上下。再后来的记忆是，岁月侵